

这是一桩碎尸案。

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就这样湮灭在血腥里了。

李燕子 著

法医本能

超凡脱俗的浪漫与美丽，却无法抵御被碎尸的命运，只因她违背了情场游戏规则；最后一刻，法医锋利的手术刀娴熟地解剖了情人，在令人惊悚的男权社会里，女性的爱情结局，只有心死抑或身死？

本年度最悲情的言情小说！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桩碎尸案。

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就这样湮灭在血腥里了。

李燕子 著

法医本能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医本能/李燕子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7 -221 -09300 -4

I. ①法…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7870 号

法医本能

作 者 李燕子
责任编辑 康征宇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 数 232 千字
印 张 14.75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 - 59623775

第一章

这是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北方最寒冷的季节只有眼睛还不觉得冷，余下的，一切都可以冻透。气温越到夜深越低得可怕，仿佛吸一口气，连鼻子都会冻裂。广阔的天幕上，星星眨着迷倦的眼，闪闪烁烁，畏避着寒冷。没有月光，星光便显得昏暗，可是再昏暗，人间的悲伤惨痛它也一样看得见。

夜里九点刚过，马路上几乎就再也见不到行人了。寒冷使人畏惧。可是穿过马路，对面小剧场音乐茶座里的气氛却与寒冷的天气截然不同，这里温暖如春。门前的广告牌在昏暗中仍可看出这一天里的热闹：“特邀凯瑟琳小姐狂歌劲舞。”

幽暗的灯光下，广告上所说的南国歌星原来是个身材壮硕的大屁股女人。她这一辈子仿佛最舍得作践的就是她自己，正在台上像一只兴奋地等待交配的昆虫，疯狂地扭动着身子。她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扭动中迅疾开放着毛孔，每一个毛孔都向外发散着撩人的气味儿。这气味甚于化学制剂，嗅得台下昏然亢然。

一阵疯狂的音乐之后，女人的癫狂升级，一会儿像被人缚着，头使劲儿朝后仰；一会儿又像一只落水的蟑螂，双手在胸前疾速划动。她的衣服已经脱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乳罩和一条窄小透明的三角裤，把观众刺激得三伏天洗了冷水浴一样心脾俱爽。有人抑扬顿挫地高叫了一声“好——好哇！”愿望里还是脱，脱呀！可是女人要留下这最后的一点来把气氛引向高潮。她飞舞着媚眼，浑身触电一样颤抖得更加厉害，屁股扫帚一样忙碌地扫来扫去。虽然肤色近似印度人，可表情却是中国的，又分明是个北方人，尤其一双肥腿，粗壮结实得看不出脚踝，像回廊上的柱子。颤过之后，她的身体又开始剧烈抖动，一双乳房会说话一样拼命颤跳。颤到这个男人身边，又颤到那个男人身边，男人们快乐地惊叫起来：“嗨——啊！”

于是屁股下面的椅子顿时变成了一只刚出炉的馅饼，热辣辣，油塌塌，叫人一刻都不能安宁。

满场受了刺激的惊叫里音调最高的是个男声——杜蔷薇的丈夫罗涛。罗涛三十八岁，比妻子年龄略大一点，扁脸阔腮，身材粗短，天生一个肉脖子。他坐在靠前的位置上，已经兴奋得抓心挠肝，喉咙里灌足了水一样，呜呜噜噜吞咽着各种奇怪的声音，不时跺脚，打唿哨，盖世太保一样“嗨嗨”地叫。每当他像一只快乐的小猪那样忘我惊叫，兴奋得不知所措时，杜蔷薇都难为情地四下打量，最怕有熟人看到。她朝灯光越来越暗的音乐厅里看了一眼，发现几乎没有女人，女人对艳舞绝不会像男人这样感兴趣。可是她的目光转到角落里，才发现也并不完全是这样。杜蔷薇看到了另一个和她一样陪着男人来看艳舞的女人。她也看到了杜蔷薇，装腔作势地冲杜蔷薇点点头。

杜蔷薇认出她是方稚娟，一个五十六岁的富孀。惯戴一顶红色贝雷帽，刚做过美容手术，一只眼还红肿着，耷拉着，使她看起来更像一只王八。

女人如果都像方稚娟这样运气，从性别上说就算彻底得到了解放。方稚娟的丈夫为她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之后去世。他是一个像龙虾一样的瘦男人，活着的时候只管赚钱，却吃不下，喝不下，既消受不了别的女人，也消受不了方稚娟，使妻子身体内的性能无处释放。所幸他死了，方稚娟才有机会拼命释放压抑。她要为浪费的青春捞本儿，所以有她出现的地方总有一个年轻男人，她毫不隐晦那是她包下的“野鸭子”。在这个野鸭子之前她还包过一个，嫌她年龄大，飞了。她出不来这口恶气，发誓一定再包一个更年轻的，这个刚刚到手，二十岁，比上一个年轻五岁。她对这一个野鸭子宠爱中带着畏惧，他要看艳舞，这么冷的天，她就穿戴齐整了陪他出来。

方稚娟和罗涛很熟，属于一个圈子里的朋友。罗涛叫她方姐，经常肆无忌惮地跟她调情。有时彼此互请打牌、吃饭，交流疏财、放红包的经验。杜蔷薇见方稚娟带着野鸭子大大方方地坐在那里，就恼怒地低声对丈夫耳语：“你不说今晚是音乐会吗？”

罗涛做了个“请勿打扰”的表情，嘘道：“别说话，这么冷的天，音乐会会有什么好看？”

杜蔷薇说：“好看你看吧，我不看了。”丈夫却一把捉住了她白嫩的小手，扬着因兴奋而红涨的脸，小声说：“我们不是请客吗？你把客人撂了，自己走？”

罗涛是个生意人，把人际交往看得十分重要。他一听杜蔷薇要走，心里不免恼火，不得不抑着不悦，转过肉脖子。他刚一转身，灯光就暗了，音乐骤起，仿佛中了十面埋伏。一束瓦蓝的追光追着台上的女人，把她的身体涂上了一层荧光，她肉乎乎的样子顿时沾上了一点仙气。罗涛怕误了看那女人搞什么花样，眼里又急又不耐烦。

杜蔷薇看了看丈夫请来的客人，都是些丈夫做生意时必不可少的各种社会关系。按惯例，这一玩儿要到天明，舞场出来后还要吃宵夜，然后足疗、药浴、搓麻，天亮时一人送一个钱数不等的龙卡，然后送他们回家。年关时这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一点都不能马虎。而每到这时，杜蔷薇的出场与否就显得很重要，因为杜蔷薇一出场，仿佛受贿也变成了一桩很美好的事。罗涛发现男人们都很喜欢杜蔷薇，这让他非常醋意与激愤，可是后来他发现这些人喜欢他的妻子会对他的生意有好处，而他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就对此置若罔闻了，有时反倒有意事事把妻子推到前面。

罗涛好像习惯了妻子就是这样的，这样的，嗯，怪癖，事事跟他拗着来。他挥了挥手，大度地说：“你要是不爱看，就上别处转转，但是散场之前一定要回来，今天可都是些要紧的客人，可不能让人家觉得咱们冷淡。”

杜蔷薇想了想，好像是没有更好的办法。

她同意了，穿上皮大衣。罗涛眼睛还在那个女人身上，奇怪的是杜蔷薇对此从不觉得嫉妒。罗涛右手往怀里一掏，掏出个坠着镀金元宝的车钥匙，递过来，眼睛还盯在台上，不放心地说：“停车场在剧场的左边，你知不知道哪边是左？”蔷薇摆了摆手，表示她不会走远，也不要听他啰唆。

小剧场门前是一片僻静的街市，有一家冷饮店，一家小超市和一家书店。它们在寒夜里寂寞地亮着灯光。

在北方，笔直的杨树是街道两边最常见的装饰，它高大，傲岸，使整个街道多了庄严和整洁。路两旁的树枝夏日浓荫蔽日，冬日疏朗清淡。入夜，树枝分割着冷暗的青天，所有的飞虫都结束了白天的活动，街市的寂静中，只有风雪疾走在冰面上的声音。

杜蔷薇小心地踏过冰雪覆盖的路面，朝对面萧条的灯光走过去，毫不犹豫地直奔书店。她在市图书馆工作，终日与发霉的不发霉的书打交道，可是业余时间，她选择的还是书。小时她的老师就学高尔基外祖母的说法，叫她“书蛀虫”。不过现在的读书和小时不一样，现在她总感到心里空荡荡的，只有回到书里她才感到活着还有一点点乐趣。

这个时候，书店快闭店了，只有不多的几个顾客，把一身的寒气在这里煨化了，一看便知这是些真正的读书人，正安静内行地一边翻书，一边在心里估算书的真正价值并决定取舍。

杜蔷薇到这里看看最近又有哪类新书，可是她的目光却被座椅旁一个中年男人吸引过去了。男人有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五官生得刚毅英俊，身体上的肌肉块块结实，比那些发面馒头一样的男人多了许多干练和果决。这种气质的人在人群里很容易第一眼被看到，她一进店门就发现了他，可是并不因为他的与众不同，而是杜蔷薇十二年前见过他，内心为他曾起过短暂而无望的波澜。她还记得他叫洗平，法医，那时他大学毕业不久。

洗平是路过这里的。他正接手一桩案子，一个溺水的人，被怀疑是先遭谋杀，然后被推入水中。在分析这桩案子时，洗平解剖尸体后得出的结论是这老头失足落水，绝非谋杀，可是遭到一致怀疑，因为有足够的证据在否定这个结论。洗平从解剖室出来并没有坐车，他思考问题时习惯走路，尤其是寒冷的冬天，他在朔风里走，思路会渐渐打开，一个准确的结论会慢慢地清晰起来。

走到这条街上，他看到了书店，在书店里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一个版本的专业书：《中毒案件的法医学鉴定》，便一动不动，专心地读起来。

渐渐的，他的直觉告诉他，有人正在久久地注视着他，这目光来自对面。他把眼睛抬上去，果然，一个女人亮晶晶的眼睛正一眨不眨地朝他看着。他们有了对视。杜蔷薇微笑着礼貌地致意。洗平发现灯光下她的笑容清澈美好，正是他在整个青春时代追逐的那种没有污染的笑容，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奇怪地袭上心头。洗平忽然觉得有点热，有点恍惚，好像正在大学图书馆里，处于拥有过剩青春的大学时代。那些看似平静的男生女生，内心的情感激流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轰鸣。他急忙收回目光，继续静静地读书，可是书上的字再也看不进去，一个个旋转着，从眼前滑过去。他又忍

不住看她一眼。这回她转过了目光，低头翻看一本杂志。

洗平心里很吃惊在满眼黄渣渣的女人中还会有这样清纯的女人，她的皮肤古瓷一样细白，显得睫毛愈发浓密乌黑。唇型很优美，尤其是她并不像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女人那样对五官或多或少地做些修饰，她不施粉黛，一派天然。吸引人的不止这些，而是她通体洋溢着的生命活力和脸上单纯的笑容，那笑容里隐含着超越凡俗的书卷气。她微笑注视洗平的瞬间，洗平看到她的眉宇间正有蓬勃的激情流露出来，使她更加充满魅人的吸引力。

洗平急忙把手里已经挑选好的《中毒案件的法医学鉴定》交给服务员，付了书款，匆匆离开书店。

第二章

洗平所在的科室里，没有买房的只有他一个人了，原因是岳父留给他们的房子面积足够大。岳父“文革”前是市工业局长，“文革”时制止武斗被学生打死，岳母与儿子同住，这座房子就给了他和妻子毛果果。大三室的套间，住着三口人。

同科室的室主任王真在局里享受了福利房后，又买了两套住房，现在，王真是第三次置业，在史家园。王真和洗平是同届校友，洗平读博士时，他已本科毕业后参加工作了，所以到这里时间比洗平早，资格也老，虽然洗平学历比王真高，但职务仍在王真之下——副室主任。

王真今晚要搞一个大 party，邀请全室同事，一个也不能少。大家私下里为他买了一些家居小摆设，然后分头成行。

史家园与洗平家同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公交车很多，不必细加选择，几乎所有的车到那里都有一站。洗平把王真的门牌号默记在心里，随即把那张纸片扔进了纸篓。他没有留意自己的动作里带着一种情绪，那是和王真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融合的令人恼火的关系。

冬夜史家园华灯齐放，搞得像个小广场。夏天还有喷水池，楼与楼的间距比一般小区更宽，所以楼价也比别的地方高。王真买了这个地方后，曾得意地对洗平说：“读个博士没啥用吧？你要是和我一样毕业早一点参加工作，肯定能赶上单位的福利房。瞧，我就是把单位分的房子卖了才买了第一套房子，不然，就凭我们当时那点工资，要犯罪才能搞到一套房子，你说是不是！”他总是有意无意压制着洗平，贬低他的学历，让他觉得不舒服。

洗平在公交车上了无意趣地向车窗外张望，突然他看到了那个书店，一晃而过。他说不清自己的情绪，在车已经重新开始启动的瞬间大喊一声：“停车，停车！”然后从人缝里奋力挤出来，不巧撞在一个嘴角下垂呈

下弦月状的胖女人身上。她横了洗平一眼，不顾对方已经道歉，说着大多数愤妇此时习惯说的一句话：“车要开了才想着下，早干什么去了？嗯？”眼光横扫过来，一个光头小伙子在一边小声接道：“干你姑娘去了。”以为这样低的声音没人会听得到，可是人们对这样的语言格外敏感并喜爱，车里“哗”一声笑起来，洗平下车时那个女人和小伙子接了火。公交车载了一车快乐毫不枯燥地远去。

洗平走进书店。站在那天夜里站过的地方。白天这里人多了，可是并不妨碍他回忆那天灯光下的情景，仿佛对面过来的清纯友善的目光仍留在他身上，他拼命吮吸着那个女人留给他的感觉，心里热烘烘的。可是人和人就像宇宙里的天体，各有自己的运行轨道，相遇也难。洗平觉得此刻有些软弱，赶忙拂开心底的思绪，推开门到马路边，走了二十米，准备继续坐公交车。可是他不禁回头又看了一下那个书店，在回头的一刹那，他觉得心头袭上了很清晰的怅惘。

王真新居的装修风格跟他本人一样，力图豪华，极力张扬。他要给大家一个碧海龙宫的印象，所以故意要大家晚上来，因为这样一来所有的灯都不会白费，可以为他放出最璀璨的光芒。人在灯下就像在人造天河里一样，可以洗个灯光浴。王真的妻子见科里人到齐了，就心痒着准备开始。餐桌上已摆着一圈蜡烛，这个 party 先是观灯，然后再时髦地闭灯，搞烛光晚宴，再后是舞会、观赏家庭影院收藏的片子，各取所需。王真看了妻子一眼怪她性急了：“喂，急什么，今天不是薇薇要来吗？”随即对同事们介绍，“我老婆的表妹，正巧过来有点儿事。我说来呗，我家今天一个人也没有。”说完为自己的幽默独自大笑。

话音未落，对讲电话响了，王真兴奋地抢了话筒，对妻子做个鬼脸，一翻白眼儿，说：“她来了。”把嘴伸过去，“杜蔷薇吗？好家伙，就等你啦！小姐，是402，记住了？不然我下去背你？快告诉我有奖没有？”

妻子在他身后不满地说：“难怪薇薇不爱来，你一点正经也没有。”说完开门。

洗平对这边的对话没太注意，他不擅长油嘴滑舌，所以每到这时都不介入。他在一边一张一张地翻看着王真收藏的影碟。厚厚的一箱，内容五花八门，毛片儿，水货都有，并不像王真自夸的都是经典。

一阵楼梯响，一团冷气扑过来。

杜蔷薇上身着银狐皮短款大衣，足上一双高腰黑色软牛皮靴，仪态优雅地在门前站住。她闪着亮晶晶的眼睛，见屋里坐满了人，一时有点发愣，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进去。王真早携了她的手，得意地学电视广告里的声音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位新朋友：杜蔷薇！我的妻——表妹。”又不怕肉麻地对杜蔷薇说，“薇薇，这都是我的同事，没一个外人，欢迎你今晚参加我们的队伍。你看我们男多女少，给我点儿面子，千万别走啊！”

杜蔷薇没说话，只浅浅地微笑。

洗平听不到来人说话，奇怪地把眼睛抬起来，一眼看到的正是书店里看到的那个引人注目的女人。他心里突地闪过一道弧光。杜蔷薇也看到了他，一线惊喜的光辉从她眼里闪出来，他们都愣住了。

王真看了看他俩的脸，说：“噢？你们俩，认识？”

杜蔷薇最初的慌乱很快过去了，落落大方地对洗平说：“你叫洗平吧？我认识你，可是你不认识我。”

王真叫起来：“怎么认识的？这里面有没有故事？快讲给我们听听！”

王真妻子挡上来，暗暗斜了丈夫一眼，小声说：“开始吧，别得了话痨了，满嘴是话！”

王真虽然恼火妻子当众这样说他，可是他这个男人贵在能屈能伸，心想等人走了我再和你扯平，仍满面春风，嘴上附和道：“开始吧开始吧，我老婆一直嫌我舌头大，她要找个没舌头的，可是，晚了！”

众人笑着入席。“洗平你坐哪儿？”见洗平表情并不像其他人那样灿烂，他的不卑不亢，反倒让王真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王真故意显出对他的亲近，把他让到杜蔷薇身边。洗平迟疑一下，见杜蔷薇愉快地给他让了座，也欣喜就座。

洗平一直想不出为什么杜蔷薇会认识自己，见身边同事坐得很密，不好发问。烛光里，看见杜蔷薇的微笑像蜜糖融在红酒里，他也觉得心灵轻盈起来，快乐起来。这一瞬间他希望永远这样坐着，体会着从她身体里散发出的迷人的美好气息。

好不容易吃完了饭，洗平破例多喝了一点酒，头脑里晕乎乎的。他惬意地半靠在沙发上，蜡烛被移得远了一些，墙上是些影子，没人跳舞，也无话可说，同事们都围着看碟。杜蔷薇仍坐在洗平身边，他们对望着只有微笑，一时想不出说什么话才合适。

还是洗平想起了一个话题，他第一次和杜蔷薇说话，问她：“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我的？是不是书店里？”无论男女，对这样令人感到兴奋的话题都渴望知道答案。

杜蔷薇微笑起来，说：“哦，是十二年前。那时我还在大学里。毕业前夕我们实习，看过你做尸检。”

看我做尸检？这是个很意外的话题，洗平浑身立刻有了很不舒服的感觉，仿佛回到那间散发着来苏水味道的解剖室。那些堆在一边的被肢解的胳膊、大腿，让他感到命运的可怕和残酷，他总是努力让自己在脱下工作服时把那个地方忘了，最好是永远忘了。

杜蔷薇发现洗平在提到尸检时表情有些变化，马上意识到“看尸检”三个字作为他们第一次谈话的序曲很不好。尸体凝滞、沉重，被福尔马林泡得发白，接着，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凉凉地划过死亡的肌肉。与活人手术相比，法医的解剖是理性的，冰冷的，连同被解剖的肉体，也并没有活人那样泉涌的鲜血，如果尸体死亡时间不长，尚有少量滴落，那血是黑紫的……杜蔷薇心里打了个寒颤，她莫名其妙地进了医学院，却极端厌恶那个职业，所以借着公公的权势，毕业后逃离了，进了与她所学专业毫不相干的图书馆。

“对不起。”杜蔷薇不自然地对洗平笑笑，可是已经开始的话题仿佛有了惯性，他们刹不住。

“没关系，在商言商，学医说医嘛。”洗平故作轻松地说，开始的话题又继续下去，“你说你见过我，可是我没有印象了。”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做尸体解剖检查时有一帮大学生在旁边观看？我就在那里。那时我的样子也许跟现在不一样，难怪你记不得我了。”

洗平想了想，是有过那么一回。可是他们对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印象，因为他专注于工作时，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

杜蔷薇见洗平好像并不介意的样子，慢慢活泼起来，说：“那时我们快毕业了，毕业前要做一次心源性心脏病猝死的病理解剖，可是那一段时间根本没有这种尸源，听说你们那里有一具交通事故造成的心源性心脏病猝死的案例，特别适合我们使用，所以想跟你们共用。”

“跟我们共用？这是不可能的。”

“是啊，我们太幼稚了。但是结果也不错，经过系学生会和系办各方

交涉，准许我们在一旁观看。你一边做解剖，你们室主任一边为我们解说。”

“我们的解剖内容是不相同的。”

“可是人体构造是相同的啊！”

杜蔷薇想起她第一次看到眼前的这个男人，他刀法娴熟准确，给她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可是杜蔷薇更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冷静、高效。所有的同学都聚精会神看他的解剖刀，唯有杜蔷薇，她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脸……她觉得这个男人对她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后来辗转着，她知道这个男人叫洗平，博士生，是他们局里唯一的一个高学历。可是他已经结婚了。

“你是学医的？”洗平问。

“我学过医，可是没有从医。”

“为什么？”洗平大惑不解。

“不喜欢。我不喜欢手术刀，也不喜欢看到血，所以从那个职业里逃跑了。”杜蔷薇想了想说，“如果那时不走，现在也算是个有专业的人，可你看我现在居然成了图书馆馆员了。”

洗平为她的自嘲笑起来。自嘲背后是很深的寂寞，可是从杜蔷薇生机勃勃的外表好像看不出她有什么寂寞。

杜蔷薇想了想那些没有生命的肉体，不解地问：“你们解剖的尸体为什么那样涩滞？和我们医用尸体不一样。我们解剖的那些尸体看起来更像一个人。”这是她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个印象。

洗平回忆起那些非正常死亡的尸体，皱了皱眉头，但还是回答杜蔷薇：“医用尸体注射过明矾，法医解剖的尸体大都是从第一现场移过来的，绝大部分是被害人。”

以下的谈话共鸣处越来越多。party结束时，已经是凌晨，他们进行了非常舒心的长谈，从医学谈到了文学，谈了各自的工作，仍毫无倦意。杜蔷薇觉得她一直无能为力的内心的痛苦一下子消失了，压抑的激情由不得自己，开始蓬蓬勃勃地燃烧起来。王真凑到杜蔷薇身边，听到她邀请洗平：“明天有时间没有？我请你喝茶好吗？”她的目光温柔明亮，洗平回避着，眼睛转到别处，说：“不，我明天有会。”

“一天都开会？”

“唔，唔……是啊。”

“那么后天吧？”

“对不起，后天我要出差。”洗平有一个南方学术研讨会，正犹豫着是否参加，现在，他决定了，还是去。看着杜蔷薇失望的表情，他更坚定了自己的逃离意志。他心里默默说：“我要去，一定要去。”他想离开几天，一切情感的波澜都会平复，就把杜蔷薇当做一个偶然的相遇。不这样又能怎样呢？他看了一眼王真意味深长的目光，想到局里严格的局规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很清楚这种感情一旦发展下去并成为公开的秘密，他的前途将会怎样。

所以洗平的理智很快战胜了感情，他与杜蔷薇握了手，没有留给她机会，告别了。

王真送客毕回到家里，压低喉咙兴奋地对妻子说：“看到没有？洗平要做咱妹夫啦！”

妻子白了他一眼，脸上黑斑的颜色明显重起来，说：“你别凑火，让罗涛知道了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王真嫌妻子那眼盯狠了，但还是欢欣鼓舞顺着自己的思路说：“这样我和洗平在局里就会成为合力。”他从来不在家里提单位的人和事，今天格外兴奋。

第三章

杜蔷薇住在一幢豪华公寓里。无论回家多晚家里都有可能是她一个人，因为丈夫生意上很忙，回来得比她更晚，彻夜不归也是正常事。到楼下时她无意中看了看自家车库，奇怪地发现丈夫今天比她回家早。

开了门，罗涛对她也不多看。她已经习惯了丈夫这个样子，有了钱，他已经牛得天昏地暗，有时难免把惯性带回来。可是已经习惯的内容今天在杜蔷薇看来却非常难受，杜蔷薇换了睡衣出来，罗涛眼睛还盯在电视上，头也不回地问：“今天星期几？”

“星期三。”杜蔷薇知道丈夫在心算萌萌还有几天回来。儿子住寄宿学校，一星期回家一次。

罗涛从背影看根本没有脖子，天天看惯的内容今天特别触目。她进了卫生间，洗漱完毕，从门缝里看到丈夫仍没有回头，也没有看她一眼，就用温淡的口吻说：“这么晚，你也不问问我到哪儿去了？”

罗涛忙着按遥控器，说：“我也是刚刚回来，怎么知道你到哪儿去了？”说着把肚子腆过来，眼睛还在电视上，“上美国了吧？”他要站起来亲她，可是人太胖，起身吃力，只做了一下站的姿态，最终仍堆在沙发里。沙发被塞得满满的，他通身的脂肪，人像一块大黄油，仿佛沙发一加热，他马上就会化掉。杜蔷薇心里很吃惊丈夫怎么会胖成这副样子，男人如果过分肥胖，也是对妻子的伤害，而且他的身上散发出烘出来的皮肉味儿，脑油味……她忍不住说：“你为什么不洗个澡？”

罗涛终于把眼睛转过来，意味深长地看着杜蔷薇：“唔？夜里有活儿了吧？”

杜蔷薇觉得他的粗俗今天同样不堪忍受，转身去了另一间客厅。

望着杜蔷薇的背影，仿佛有人在罗涛身体里投掷了一颗充满性欲的小炸弹，他被炸弹的气浪一掀，脚跟一踉，有了冲动，忙不迭地跟过来。他

胖胖的身体走路时给人的感觉是一块肥肉在前进。不要冤枉他，作为丈夫，他是爱杜蔷薇的，不然当年就不会在家里要死要活地威逼母亲，可是面对杜蔷薇时却有永远都无法摆脱的自卑，越自卑他就越要表示出对她的不在意。现在他也斜着眼，努力把自卑从内心里驱除，好尽情消化一下眼前这个汁水饱满的女人，一想到她像钱一样属于自己，就得意得肋条上都是笑。

杜蔷薇看到罗涛的表情就把他的心思全看穿了，说：“今晚不要打扰我，我头疼。”他们不在一个房间睡觉，各睡各的。

罗涛热情受阻，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停在妻子的门前讥讽说：“我看你头不疼的时候很少。你以为这世界上就你一个女人？”说完眼睛骨碌着看她。

就像贼总是怀疑所有的人都是贼一样，罗涛至少有打过一打以上的女人，所以自从外面有女人那天起他就开始怀疑妻子也同样有外遇。这种疑虑刚一产生时罗涛很痛苦，但仅仅是疑虑，没有捉到实据，再说他又是个最难产生痛苦的肉体，很快就不想了。况且，他一想到自己曾经睡过不少女人，即便妻子有了外遇，也算两讫了，再说生意上的事也用得着她，就故作不觉，问也不问了。

杜蔷薇把自己关到房间里。罗涛见妻子没有接纳他的意思，下巴一昂，故作不屑，骄傲地止步。杜蔷薇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往自己房间里去了，倒有了很深的遗憾。她很希望丈夫能毫无功利地过来问问她，究竟为什么头疼，这样至少说明他还有一些细节和温情，感觉里不只是一定要她尽义务时才来找她，除了钱，他对家庭生活也是重视的。可是她听到罗涛的房间里很快发出拉锯一样“嘶儿嘶儿”的鼾声，就彻底绝望了。

她留在黑暗中，双颊仍旧发烧，情绪无论怎样都平复不下来。洗平的话和他说话时的表情顽强地占据着她的内心，她觉得男人经过了十二年，可以一点都不变，而女人，过一年就会走一些样子。“我是不是老了？”杜蔷薇急忙开了灯，拿出大学时的影集，又拿过镜子，把影集上的自己和镜子里的自己对照了一下。看完之后她微笑了，人是看不出自己有什么变化的，除非这个变化太大了。不过可以肯定，她比十二年前老了，一想到也会同所有的女人一样，一天一天走向衰老，杜蔷薇就觉得迷惘，她从来没有体验过爱情，也没来得及爱过一个男人，人生就过了一半了。婚姻里的

十一年除了压抑和不舒服，再没别的感受。

这一夜杜蔷薇彻夜未眠。沉睡的激情在黑暗中缓缓苏醒并冲刷着她习以为常的沉暗生活。

清晨见罗涛老鼠一样窥视她，杜蔷薇又想起了昨晚他的样子，痛苦地说：“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头疼？”

“你要头疼嘛！”罗涛转动着电动剃须刀，从镜子里看着杜蔷薇，大刺刺地说。以下的话照例激起了杜蔷薇的愤怒：“我问你还不是一样疼？我一问就好还要大夫做什么？疼吗？疼就快点上医院，医院希望所有的人都这疼那疼的。”用的是一贯腔调。这话现在听来无比刺耳，这么多年他就是用这样的语言来和她交流的。杜蔷薇怒不可遏，直瞪瞪地看了他许久。

罗涛被妻子看得不舒服，委屈地说：“你看你看，我又怎么啦？我早知道我不对你心思。不就是没上过大学吗！可你信不信？现在我连博士文凭都可以搞到手呢，不过有屁用？如今大学毕业生有几个能像我这样找得到称心如意的事做？我什么都不缺你的，你比嫁一个大学毕业的还划得来，对得起你了！”说完勾起隐痛，他愤然进了卫生间，一会儿就传来他大便时吭吭哧哧动物一样的声音。刚刚说过的话，解完手肯定全忘了，现在他脑子里出现的是那笔生意，他决定还得亲自飞一趟广州。

杜蔷薇含着眼泪回到自己房间换了衣服，冲出门去。

单位的工作没有硬性指标，相对松散一些，有事请假打个电话就可以。她无处可走，想去娘家，可是娘家跟她的性情并不对路子，去了还会产生新的痛苦，她在马路上徘徊了一阵，最后还是决定去单位。

她的头真的疼起来。